

当“我”会聚成“我们”

——访第九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诗人王计兵

8月6日,西安浐丝路国际文化艺术中心,“时代繁星 与美同行”新大众文艺盛典暨微短剧荣誉推荐系列活动启幕。第九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诗人王计兵作为特邀嘉宾站在舞台之上,以质朴的话语,分享平凡生命里生长出来的诗意与文学理想。

“今天站在这里,我能感受到我心脏跳动的异常,也能感受到我的身体在发抖。我是一名外卖员,现在依然是一名外卖员。”坦诚直白的开场白,瞬间拉近了他与全场听众的距离。

“我不想改变我的身份”

2019年,王计兵注册成为一名外卖骑手。穿梭于城市街巷,在等餐、等候红灯、等待顾客取餐的间隙,纸片、掌心,都成为他书写诗句的载体。车轮滚滚向前,风作笔墨,城市为稿纸,那些在奔波间隙迸发的细碎文字,慢慢沉淀为诗集《低处飞行》《我笨拙地爱着这个世界》等7部作品。凭借《低处飞行》,今年他摘得第九届鲁迅文学奖桂冠。

获奖之后,不少人好奇,荣誉加身,他是否想要摆脱骑手的身份。王计兵回答得笃定而从容:“有人说,你不想改变你的身份?我说我不想,因为我喜欢我的生活。”

这份对现实身份的坚守,背后是长达38年的文学跋涉。自1988年拿起笔,文学便再也没有离开过他的生命。“通往山顶的路有很多条,有的人开车,有的人走的是宽敞的山路,而我手脚并用,我爬了上来。我只想看一看文学的穹顶,我没想在这里放一把椅子或者放一个凳子,我有属于自己的路,我要去赶。”对他而言,获奖

不是旅途的终点,只是行至中途的一处风景。

“我希望自己是一条安静流淌的河流”

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谈及文学之于生命的意义,王计兵语调平和,语句之间却蕴藏千钧力量。“文学给予我从容。不管生活中发生什么,它始终给予我力量。我把文学比作一条安静流淌的河流,它始终保持着表面的安静,内里奔涌不息,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一条河流奔流向前。”

第九届鲁迅文学奖落定,赞誉与争议相伴而来,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形成对峙。早在提名阶段,王计兵便已预见这份纷扰,他曾和爱人谈及:“如果我拿到这个奖项,或许会在文坛掀起一场地震,地震过后,甚至会引发海啸。”

面对外界的种种声音,他并无惶惑。“新大众文艺尝试拓宽文学的边界,推动多元的文化生活生长,它必然会引起一些早期的不适应,这恰恰是一件好事。我相信这件事会做得更好,我也同样相信自己会做得更好。”

他继续以河流自喻,袒露自己面对争议时的心境:“随着这次鲁迅文学奖的到来,我的人生旅程突然抵达了一处悬崖。但是我会快速地坠落,形成自己的瀑布。大家看见瀑布奔涌的壮观,也可能从不同角度解读出不同的声音,这都再正常不过。接下来,或许乱石遍布。尽管我是安静流淌的河流,遇上这种乱石的时候,我便化作激流,奋勇穿越。”

一句掷地有声的表达,令人印象深刻:“我并不期盼这条河流一定要奔

赴大海。我希望它最终抵达一片荒漠,我希望这片沙漠会因为我变得潮湿,变得有盼头,仅此而已。”在王计兵心中,河流的价值,不在于最终是否汇入汪洋大海,而在于一路行经之处,滋养过的土地,唤醒过的生机。

从文学金字塔到绵延起伏的山脊

在开幕式致辞中,王计兵抛出一个引人深思的文学譬喻。长久以来,文学常常被视作一座金字塔,光芒大多聚集于塔尖寥寥数人。而新大众文艺,正悄然重塑这样的格局,打破固有的壁垒,把表达的权利和机会交还每一个普通人。只要愿意发声,愿意破土生长,平凡的声音同样可以被听见、被看见。

这份对于平凡个体文艺力量的体悟,来自他的亲人。“我的母亲没有文化,只上过一周多的扫盲班,这一个多礼拜的学习让她记住了两个人的名字,一个是毛主席,一个是我父亲的名字,但这6个字就已经让她的生活滋味发生了变化。”在他看来,这正是新大众文艺朴素而动人的力量。

面向未来,新大众文艺又该走向何方?会不会重新构筑起另一座金字塔?王计兵有着辽阔的构想:“我期待它化作一道绵延的山脊,让更多人都能站上高处,这便是我心目中的新大众文艺。”



王计兵在作家出版社《低处飞行》新书首发签售现场

受访者供图

同时他也保持清醒,提醒投身新大众文艺的素人创作者,不能拿“我是素人,我有理”作为借口,降低文学创作的标准。“我们有短板,但是我相信缺点更应催生自省。文学一定是有高度的,我们一起摸索、一起探究。鲁迅先生也说,世上本

来就没有路,需要我们去创新、去践行。”

千万个“我”会聚成不凡的“我们”

“大地上不能只有一种植物。我热爱那些只生长不开花的植物,就像我热爱辽阔的草原。”致辞结尾,王计兵

深情地说道:“当一个个单独的‘我’会聚成‘我们’,我们的文学世界终会因此而辽阔。我们普通,我们平凡,但是我相信,我们能于普通之中活出不凡。”

谁说展翅就要高飞
低处的飞行也是飞行
也有风声如鸟鸣
有车轮如流星
……

38载光阴,从工地辗转街巷,从烟盒、掌心里即兴写下的碎片文字,到正式出版诗集、站上国家级文学领奖台,王计兵用亲身经历印证,文学从来不是少数人的专属,每一个普通人的生命,都可以被文字照亮。当千千万万普通人的创作汇入时代洪流,新大众文艺便拥有生生不息的磅礴力量。

文化艺术报全媒体记者 成艳妮

基层文化

带着母亲去远游

○ 雨亮

母亲八十有六,这样高龄的农家妇女文化程度普遍偏低,然而母亲却是例外。母亲的娘家虽然在偏远农村,家里却极其重视子女教育。外公花钱让母亲上私塾,新中国成立后,公社开办识字班,又让母亲入班学习,识文断字。因为母亲识字多,她曾教过村办的学前班、小学低年级。某些我不认识的生字,悄声问母亲,她也能说出一二,我自愧不如。

如今,耄耋之年,母亲依然耳聪目明、思路清晰。每逢回老家,我都会带几本健康类杂志、书籍。母亲戴上老花镜,捧起书本,默默诵读,那种认真专注的神情,令人肃然起敬。

古人云,人生七十古来稀,何况母亲年逾八旬。最近几年,母亲的腿脚不灵便,走路钻心地痛,医生诊断是骨质增生和关节炎。贴过膏药,吃了中成药,大姐带她理疗针灸,医生嘱咐母亲多多锻炼。于是,母亲天蒙蒙亮就起床洗漱,清晨,户外空气清新湿润,矮小的母亲从塬上走到塬下菜场,采买生活日用品。

去塬下是一条狭长的陡坡,我实在无法想象,母亲用着怎样的力气,迈着蹒跚的步履回到塬上老屋。如此这般,母亲依旧脚不停歇,我家门前一条长约百米的水泥路,母亲要多走几个来回。天色微明,我们赖在床上梦呓,母亲已经打扫完庭院开始烧火做饭,塬上塬下走了几个来回了。

母亲住乡下,我在省城,不能



即梦 AI 生成图

日照顾左右,心里总怀着愧疚,农村交通不便,她极少出远门。她不止一次说过,趁着尚能走动,腿脚还算利索,就想多出去走走转转。我说,以后我们到哪儿就带着你。我知道母亲的心思,人生很短,时日不多,出去走走,既欣赏了美景,又锻炼了身体,何乐而不为。

我当然要圆母亲出行的心愿。妻颇有微词,一是担心老人身体,二是怕游玩时扫了大家的兴致。我却不以为然。每次周末出门,我执意带上母亲,而母亲也乐意,早早收拾停当。考虑到母亲高龄,风餐露宿,舟车劳顿,我尽量选择短途和周边景区,必须是地势相对平坦、人流量较少且当日往返的景区。

十年前,母亲身板硬朗,腿脚灵便,我们曾一同游览周边的大好

河山。那时乘坐旅游大巴,上车时的高踏板,年轻人尚显吃力,对于母亲来说,却似乎并不算什么。每次出行,她兴致极高,并非我们想象的那样弱不禁风,也不需要我们照顾。记得登蓝田王顺山,行至半程,我们气喘吁吁、面红耳赤,母亲依然顽强地向上攀登,并不输给年轻人。虽未一览众山小,但那种不服输的劲头令人敬佩。

游览影视城基地,从沟底上塬,可乘百米云梯或观光车辆。母亲说:“咱们是来游玩散心的,何必破费,走一走更健康。”我们沿着曲折蜿蜒的缓坡石阶而上,走走停停,边走边看,并不着急,恰似闲庭信步。每至一处景点,母亲便歇歇脚,缓一缓困乏的腿脚。若到极陡的石阶时,我搀扶着母亲,一路走

一路闲聊。

不知不觉来到塬上的主景区影视拍摄基地。老屋、土炕、土墙、纺线车、织布机、竹制暖水瓶、板柜、梳妆台、农耕农具,这些熟悉而久远的场景,被岁月浸润、饱经风霜的老物件,让人恍若回到过去。母亲浑浊的眼睛泛出丝丝光亮,她细细打量,用粗糙的双手抚摸它们,娓娓讲述其功用及其背后承载的旧时风俗,如数家珍。在母亲的话语中,我深切感受到那个时代留给老一辈人的历史印迹。

周末回老家,吃罢晚饭,我带上母亲去离村庄不远的河堤路和观光桥,那里空气清新,视野开阔。每逢夏夜,乡亲们聚集于此,赏河、观景,不亦乐乎。长河落日,月上桥头,夜风徐徐,桥上熙熙攘攘,人流如织。骊山青黛绵延,山脚万家灯火若隐若现。母亲脊背微驼,瘦小而倔强的她步履轻快,不时俯瞰桥下生机盎然的庄稼地、长流不息的渭河水,或眺望平坦辽远的渭北腹地。稍事休整,复又碎步向前,我几乎追不上她的步伐。

母亲时常提起,村东头的张大妈坐飞机去旅游,斜对门的李大妈,子女夜晚陪伴观看《长恨歌》,我虽然没有承诺,但希望有一天,带上母亲去更远的地方。

风雨人生路,其实母亲一直陪伴左右。她像一束光,照亮前行方向,我们在人生路上才不会孤单和寂寞,一路的景致才更值得回味。

独行(外一首)

○ 焦肖江

早春的行走里,草虫未醒
万物未动时,关于咒语的诗
咒心是空,是拿走各种意象
如在巨大的场合里静下来
平稳把控欲将破网的能量
时间挂起一把把琴鱼
静谧里弹奏五彩湖水
诸如各种匾额和匾额里的期望
穿插在不同空间思维里游走
这些集中起来的墨迹和刻痕
如神祇和图腾从山顶的洞穴爬出
载着意识的奔马身披铠甲飞来
让我们归还草原、星空
遥远的向日葵,积善之家
风马旗,雄鹰眼里的神性
战场,原始的语言族谱
抑或老人和古原一生的历史
这时你若动一下,各种想象
会在诗歌的咒语里复活
播散到春天里,弥漫开来

独舞

水面上,一只鹭鹭在舞蹈
波纹四散,文字独行
自在地触摸着世界的回声
如同三十一岁赶路的诗和生命
守着一合相的牢狱,无法继续接收信号
最终,诸多破身的诗句
睁眼瞪着人间,行走得像镜面一样平静
浮尘被时间托举着,方寸中
一切因缘都有个降落的结果
譬如,鱼相忘,江湖也可相忘
一只鹭鹭身披北方的雪
蜗居在南风温暖的巢穴里
孤独的寒冷是椰子的汁液

诗
歌
苑